082.1
G18
R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自此卷復有錢本

韓一 高誘注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罣韓王曰成罣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罣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罣始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

5636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晁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謂字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自此卷復有錢本

高誘注

韓一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罃韓王曰成罃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罃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罃始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黽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無謂字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民之所食大抵豆飯續云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史記飯菽後語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曾添騰者二字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絶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宣一作韓　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劉無兩字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張儀謂秦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一本無昭字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曾無韓字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割地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為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咸

罕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疆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疆曰公以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爲太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一本作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錢劉作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重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爲一本作韓魏爲一趙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一作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劉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强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劉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嘗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

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是與甘茂公孫郝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變舊作若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

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孚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錢有或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兵交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郝（一作曾）（一作欲）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劉無以字）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惠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

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

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
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
弊楚也强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儆錢無儆字四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
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
肯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
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
秦王謂魏主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一作魏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强而君用之弱其於
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
滑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
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
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鉏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
蘇代爲劉添謂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
常仗趙而畔楚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鉏之而無所入
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戰國策卷二十六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高誘注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穀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穀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名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盡置其支 錢劉本作 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

雅雨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錢改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穀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我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穀以救韓楚圍雍氏韓令泠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特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

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一作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而德太子

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公之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錢劉曾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

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
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
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
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
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
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
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
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
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
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
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
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
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
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
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
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
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

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爲楚王使於韓矯劉改橋作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曾作尚之全爲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爲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爲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爲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楚楚王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爲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

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泠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泠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作劉改曰也一本添也字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問曾作閒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馬與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固進而聶政改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忽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劒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劉有婆字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貢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

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高誘注

謂韓公仲（曾作中）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宁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
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
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
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字也齊怒於不
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
公擇布而割也錢作擇猶而割之曾劉作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
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
之無疑也

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
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
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
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
以天下事錢作子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
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
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
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斃公行之計是其於
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
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
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
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

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强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无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軨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軨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錢添或字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作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成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

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雖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曾改子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强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蹙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哀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相公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强國將有帝王之豐而以國先者此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强國之利强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强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强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强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强國强國曾劉無下强國兩字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强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强爲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于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名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曾作也故賣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爲不然則蓋同作蓋一作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不告韓

或錢添或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爲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錢作仕字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曾有下入字又奚爲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名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名韓侈而仕之

客卿爲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

爲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曾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劉作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爲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貴也）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爲大臣不敢爲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爲能矣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嚋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嚋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爲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錢添入或字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泠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强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緤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名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爲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爲之謂三本同無謂字安令曰公孫綦爲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爲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曾本作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爲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費

段産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巳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

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一無此字遇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維曾作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燕一

高誘注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坒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强秦南近齊趙齊趙强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爲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曾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坒

雅雨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坐請講於齊趙曾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郤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

來而燕王不館（曾本云史作不官）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譽正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

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

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客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坐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令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

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
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
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
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
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
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
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
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
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
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
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
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
愚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
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
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
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
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稽積散西困秦
二年民憔悴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
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敬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燕昭王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厲燕質子爲謝乃已遂委質爲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坐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畢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

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

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曾錢作於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

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遥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

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德因驅一作馳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蹻一云脫屣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能也是國伐曾改作代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劉去此字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名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

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坐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宁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非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邪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晉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曾作其）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劒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强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

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峯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蹷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臣十乘之家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峯有賤媒謂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舊作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秦名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縣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舊無我字曾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鈹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劉作代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三本同作君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鄢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曾改馬陵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曾改葉蔡作南陽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羸則

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鄢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錢本添入蜚字）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錢本無此上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坐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作議）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毒死名顯諸侯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貊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名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爲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
反韓珉今名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
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
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
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
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
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作脩也死不足
以爲臣患逃不足以爲臣耻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褫
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

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
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
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爲不
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一作齊而爲之取秦深結
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累燕奉陽君告
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相又不予卿
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不欲
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桀舊無再逃湯而之六字曾錢有
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
果與伯嚭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

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貨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救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絶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霸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燕弱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

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曾作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鄭臣之所重處重卯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劉列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

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求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率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衆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駿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釋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釋事臣苟得見則盈願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生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near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峯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車制衣爲行具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

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强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西作北是使弱趙居强吳之處而使强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即墨莒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

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曾本添者字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郤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

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閒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錢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

子骨而不悔子骨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
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
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至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
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
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錢本添或字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畢名以事强
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强而不可以
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
所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
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
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
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
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知固不如
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陵
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
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
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
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畢名

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坐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匿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幷禽之〔續云〕謣語諺語皆叶後語必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

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无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曾作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戰國策卷第三十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

高誘注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正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楚師乃還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剸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于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以二十萬攻鄗使慶秦

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

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慙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曾作剗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郤秦趙有郤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竊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曾作攻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

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批曾錢作排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慘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强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

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

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已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不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使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无字）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曾作錢）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王懸金）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没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一无抗字曾錢作揕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一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曾作不）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曾无而字）歌爲變徵（一作濮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曾作後）爲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

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
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
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
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
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
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
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
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
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
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
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
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絶袖拔劒劒長操其室時怨（曾本無劒字）
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還柱
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
上者不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
上方急時不及名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
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
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
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
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創軻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宋　衛

高誘注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

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伐宋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文軒文錯之車也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一作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言名此爲何等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下民也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

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詣也言至衛國之城下衛君懼東組三百緄組斜文紛綬之屬也十首爲一緄也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衛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來來敢移兵來至城也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倫等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己故將議其事也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繫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爲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
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秦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
曰夫梁兵勁而權重勁強也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
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不忍也
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
也如當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梁必兼宋故宋
不利之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曾錢作悉自此卷尾曾本皆作悉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猶留其日也以待下吏
通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
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以宋人圍趙一城故云助我攻趙王
亦悅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使者言徐攻留其日趙王亦說言宋人止於此故兵
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
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
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宋王年日長大
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
奪太后之事矣事政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
奪政則大尹亦不見廢共爲政太后不見
也故云常用於宋也
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因賣楚重以求
講於齊齊不聽齊伐宋楚將救宋宋情
楚之重求和於齊者蘇秦爲宋謂齊

相曰不如與之（不如與之和也）以明宋之責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絶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魏惠王太子申也自將攻齊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也）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益亦過也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不勝則太子滅復何魏之有故云萬世無魏也）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魏戰士也欲使太子戰得其利以盈滿其志意衆多也）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不如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得也）魏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續云新序爵生鸇通鑑作鸇）於城之陬（康王辟公之子剔成之弟鸇王鵬也羽蟲之孽也陬隅也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時則有黃眚黃祥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史太史也能辨吉凶之妖云必霸天下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剖劈也）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也憂也）齊

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禍謂齊湣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智伯欲伐衞遺衞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野馬騊駼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衞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衞君曰大國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衞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衞至境而反（反還）曰衞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智伯欲襲衞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衞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顏智伯太子名也智伯甚愛顏而寵祿之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止太子顏也）

秦攻衞之蒲（蒲衞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爲秦乎以爲魏乎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衞所以爲衞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衞必折於魏衞知必失蒲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邑也）今并衞於魏魏必強魏強必更取西河弱於秦故云不能取秦兼取之魏自入於魏危（魏得衞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爲公入戒蒲守以德衞君樗里疾曰善胡衍

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病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爲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溫故曰脩）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續作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先生也出反而說事者而以示不故爲此事秦也若偶思念得之故還而言也）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是以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爲君也）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子殷順且者也）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食用也麗美也諸所行爲者務用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緤錯挐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用不肖國必危故羣臣盡以君爲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

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髽之孫故云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子也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胥靡有罪之賢臣也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笞也車至門扶扶謂下車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言失忠未可以言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

高誘注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相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襄子臣也并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公子傾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爲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立五國使稱王齊趙魏燕中山也持中山小故後立之

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不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名張登而告之張登中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

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
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
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
小而二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之
尚且聽命不敢貳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親也
必爲趙魏不敢稱王而親附趙魏以自昵也是君爲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
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爲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
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名中山與之
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
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惠
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
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
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齊不欲與之同王也此
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名中山與之遇而許之
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
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
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其君
難信以爲利不可信其言以爲已利也田嬰不聽果聽張丑之言也
名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
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名中山與之遇而

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
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絶齊而從
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
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侔等欲割平邑
以賂燕趙平邑燕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
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强萬乘之國恥與中
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
曾一作倍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
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

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燕
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
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
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
賂燕趙是强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
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
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
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
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
焉是以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

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憙使趙爲已求相中山（憙中山臣也使於趙爲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弘陰知之（知其因趙求爲相也）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抵當也）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惡也）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君弗與司

司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
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
取使可以爲司馬憙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
子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
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憙即奏書中山王曰
臣聞弱趙强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强中
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
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
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佳大麗美今者

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
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
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
色固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
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
之何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
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
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
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
悅司馬憙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憙曰
王立爲后以絶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
國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
亦無請言也
主父欲伐中山主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疵趙臣也李疵曰可
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
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
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
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
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走也有二人
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
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
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
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
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
飡之施而有二子之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人之相怨不在深
怨重也羊羹不遍而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
二人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
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

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吳謂食爲餽祭鬼亦爲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以靡其財（靡猶濃麗也若靡依之比）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役軍營也校音胡孝反）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

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其七
八分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
地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
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特其國大不
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
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
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
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
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戰亡必死無還踵者楚人自戰
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也莫有鬬志是以
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特韓
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
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
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
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
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
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
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
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
會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爲吳所逼棲於會稽卒成霸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

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言不能爲起屈欲以勝爲嚴則不若屈於起之言而以勝天下爲威之大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守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收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CL.
NO. 3383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雅雨堂叢書』 請求記号 082.1-G18R

ガラス使用